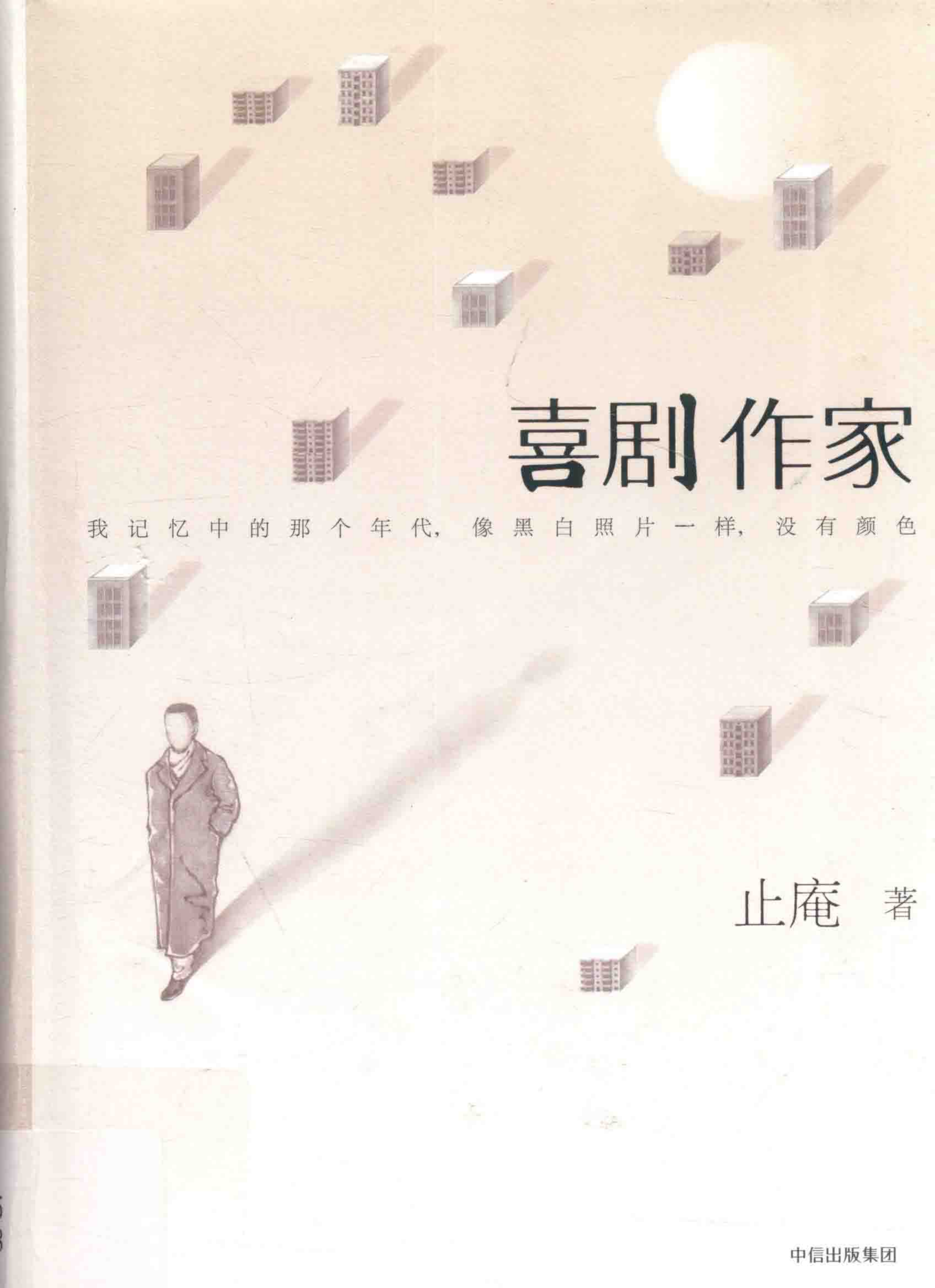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喜剧作家

我记忆中的那个年代，像黑白照片一样，没有颜色

止庵 著

喜剧作家

止庵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剧作家 / 止庵著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

2016.11

ISBN 978-7-5086-6606-8

I. ①喜… II. ①止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7187 号

喜剧作家

著 者: 止 庵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 张: 8 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606-8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。

——〔俄〕玛丽娜·茨维塔耶娃

目录

姐儿俩	001
走向	045
墨西哥城之夜	079
喜剧作家	091
世上的盐	209
后记	229

姐儿俩

我到这里出差，忽然听说父母的一位老朋友，我称作沈伯母的，患了肝癌，已经住进医院。她是个寡妇，许多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。虽有好久没见面，这消息还是令人震惊，我就赶去探望她。

先见着她的大女儿沈冷冷。病房的走廊空空荡荡，一色洁白，阳光全无遮拦地射进来，没有些许阴影，她站在尽头，明亮的深处，一个人面对窗子。见着她是在意料之中，她独自守在母亲身边好多年了；但许是当下环境的缘故，总有点儿不同寻常。我没有叫她，后来我的脚步声惊动她了；她转过脸，但是想掩饰什么似的马上要转回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她的眼泡红肿，刚刚哭过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，哪天到的？刚才我自己在这儿待了会儿。有人告诉你了？我妈妈她——”

我问她情况怎样，她摇摇头，难过起来。我跟着她

到病房去。她向我讲了几句，我明白要是再晚来几天，恐怕就赶不上了。

到了门口，她说：“妈妈的情况很不好，只怕、只怕是有点儿不认人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病房不大，只放了一张床。病人仰面躺着，盖着被子。床边有个输液架。走近就闻着一股强烈的被称为“肝臭”的味儿。她闭着眼睛，瘦得只剩下一个骷髅了，尤其是脸上那种死灰色，真让人难受。呼吸好像也很困难，随着一次次出气发出轻微的呻吟，一定是痛得很。

沈泠泠说：“妈妈，你看谁来了。”

“滚，”病人的嘴动了动，眼睛仍然闭着，“我不是你的妈。”

她的话夹在呼吸和呻吟里，但能听清楚。沈泠泠拉住了我的手，她在抖，手很凉。她那样子很是难堪。沈伯母有些躁动了，枯干的手伸出来，像是要从虚空中赶走什么，声音也高了。我碰碰沈泠泠，冲她使个眼色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到底还是顺从我的意思，退了出去。

病人并不知道，还在詈骂，呻吟也加重了，而且添了咳嗽。她的话渐渐不成片段，骂的还是她的女儿，后

来只说要女儿去死。我对她说是我，她也不理会。她的神志也许不清楚了。最后她有些衰竭了，只剩下呻吟，可呻吟好像也还带着怨恨似的。

我把带来的一篓广柑放下。床头柜上，窗台上，堆满了各种吃的东西，大概都是沈冷冷买的吧。房间的另一角，几个漆着白漆的凳子排在一起，上面扔条毯子，我想那是她休息的地方了。

我又在沈伯母的病床前站了会儿。她还是闭着眼睛。我替她把被子盖好，这又引起她一阵模糊不清的咒骂，许是还在骂沈冷冷吧。虽是平卧，她的肚子还是胀得很圆很大，大概腹水已经很厉害了。

我走出去。沈冷冷就在门口站着，看样子一直在哭。看见我她不再掩饰，哭出声来。她的声音那么大，恐怕别的病房的人也要被惊扰了。但她一点儿也不顾忌。快了——当时我想这么劝她，但是没有说出口；我想她未必能体会我的意思，说不定反倒为此恨我一辈子呢。

“她要死了！”

她说这话时真是绝望。我说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，说了就虚伪了。她比几年前我见着时老得多，我简直不知道刚才怎么会一下子认出她来。她大约是三十五岁，

可是已经凋谢了。皮肤松弛，萎黄，皱纹如网，眼睛布满血丝，眼角有块黑斑，不知熬了多少夜了。

过了会儿，我问她梦儿来了没有。我说的是她妹妹，在北京，我走前两个月见过面，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件事儿。沈泠泠说她没来，打过两个加急电报，一点儿回音都没有。我说那是怎么回事。她就问我来之前，她妹妹在干什么。

“最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前一段她在忙着办‘自留’的事儿，成不成我可不清楚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可她——她怎么能不来呢？”

我没看她的脸，但是我知道，在她这个责难可大了。

“出去走走吧。”我说。

医院的病房楼前面，有个小花园：亭子、长椅、藤萝架之类。早春时节，还是满眼荒芜，冷冷清清。我们找条椅子坐下。四周没什么人，对面有排塔松，阴沉沉的。

“怎么办。”她忽然悲戚地说。

“医生的意思呢？”

“晚了，没办法了，手术，化疗，放疗，都不行了，本来都不收她了，现在只能给点激素，虽然疼得轻点，可是反而……她疼得实在太厉害了，她要死了，要死

了——我要她活，我替她死……”

她又哭起来，神经质地揪住自己的头发。我不说话。也许我倒能理解她的心情。后来她也沉默下来。我提醒她自己要注意身体，这话她没听见，因为这时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的命真苦啊。”

她只说了这一句。我想这是因为我在旁边吧。怎么说呢——虽然好几年没见面，毕竟交情不算太浅；话也可以反过来说：虽然交情不算太浅，毕竟好几年没见面。反正她不说的我肯定也不会问。

“你待多久？”

“大概十天吧，采访几个人，时间比较灵活，我尽量来帮帮你就是了。”

“太感谢你了。我一个人真是受不了了。”

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她这么说。
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她说说着站起身来。

我没有料到这母女之间的积怨居然这么深。我想起她们家从前出的一件事。这件事——先插一句题外话吧。我曾对一位作家说：“真实都是平淡无奇的，这也就是

了小说的命了。”这件事现在给我的印象是嫌它过于平淡，类似的事情当时发生过不少，后来也有不少人写过。十几年前，大约一九七〇年前后，有消息说沈泠泠的父亲自杀了。他给在兵团的大女儿写了封信，议论了一些当时不能议论的问题，沈泠泠把信交给领导了，又转回他所在的五七干校，只一次批斗会，他就上吊死了。

后来听说沈泠泠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丈夫是北京同去的同学。后来又听说她离开了他们，到自己母亲身边去了。当时沈伯母已经来到这个城市。又听说已经办回北京的丈夫和沈泠泠离婚了。又听说她一直待在这儿，找了个小学教师的工作，服侍母亲，扶养妹妹。又听说她妹妹考上北京大学，上学期间生活费都由她供给。沈梦儿毕业就留在北京。

这些年我到这里来过两次，都去看望了这母女俩。沈泠泠永远是辛辛苦苦的模样，劳作，忙碌；她的母亲则总那么阴沉，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没有看见她们公开发生冲突，但她显然是处处取悦母亲，而她母亲时时都在克制。她确实认定自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，她的母亲不用说也这么想，这使我产生一种感觉，好像她们俩是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人似的——那个人就是沈泠

冷。她这些年的举动当然完全是苦行主义的。记得我曾劝她不妨也留心一下自己的生活，但话头被她岔开了。至于沈伯母那一方面，我想不是我几句话就能排遣得了的。上次来时，恰逢沈伯伯的问题得到平反，我发现这里的气氛并没有什么好转，我就想这下好了，只是沈冷冷一个人的事儿了。

我曾寄希望于时间，年代久了，或许能使一切淡忘，但显而易见这个想法也落空了。我看到的只是这母女俩都渐渐老了。这次听说沈伯母得了肝癌，我好像并没有特别觉得意外，我想或许正是她长期抑郁导致的吧。但是有一点我没敢问沈冷冷，怎么会没有早点发现呢。倘若她先想到了，她母亲绝不会相信她；倘若她没想到，那么她就又会给自己加一重罪孽。她的罪孽也太重了。癌使得沈伯母终于能够坚定立场，她得以正视自己的信念——那恐怕用得上“永不宽恕”这句话了吧。我不知道沈冷冷明白了没有，她这些年来所有赎罪都表示都白费了。这正是癌这东西的残酷之处。

三天后，沈伯母去世了。只要她还能发出声音，她

一直在诅咒她的女儿，那些话好像是超自然的。沈泠泠守在旁边，只是哭。我帮她料理了全部后事，其中最大的一件，就是办理火化了。沈梦儿一直没来，也没有消息。这期间，我的公事也办完了。我去向沈泠泠辞行。她说，她也要去北京，要择个墓地安葬母亲的骨灰。我们便同车而行。

火车傍晚时候开出。走进硬卧车厢，沈泠泠别的行李都由我放置，自己抱着一个小手提包坐在铺位上。那里面有她母亲的骨灰盒。我劝她把那东西放在轱辘箱内，免得麻烦。她说不能离身。提起这事好像有点儿冒犯她似的。

她那样子特别疲乏。她的悲哀呀，痛苦呀，失落的感觉呀，到这时大概都归到这种疲乏里了吧。我不知道她能怎么排解。随便聊了几句，无非天气好坏之类，我就寻出本书来读。

“看什么呢。”她问。

我递给她。她翻了翻，又无聊，又心不在焉。她还给我。

跟她说点什么呢。或许一开口，就免不了要提到她母亲，提到她自己，提到她过去的这几天吧。这些话说的也好，听的人也好，都没什么意思了。

她早早睡了。

我爬到上铺，想接着读书，躺在对面的人忽然和我搭话，问我是不是也去北京，然后就说和我同路。我看看他，大约二十六七岁，消瘦，白净面皮，黑边眼镜，盖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。是个知识分子模样。

他把我的书拿过去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《帝京景物略》——怎么看这老古董？”

我笑了笑。

他瞧瞧我：“看来你对文学挺感兴趣的？”

我没说话。恰恰这时熄灯了。只剩下壁灯幽暗的光，人都成了一些黑黝黝的影子。

早晨醒来，看见沈冷冷坐在窗边，默默地向外望着。昨晚和我搭话的年轻人坐在她对面。他在看书。蓝色的封面，是叔本华的《爱与生的苦恼》。我招呼沈冷冷同去洗漱，她说已经洗漱过了。

我回来时，她正在和那年轻人说话。从半截听见，有些莫名其妙，真不知从何谈起的，大概说了一会儿了

吧。她的声音倦倦的：“……我可感觉不到什么春天啊。”

那人说：“从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这么说。我想不仅仅是你有这种感觉。”

沈冷冷没说话。

那人接着说：“实际上我能理解，现在——”

我想这样的谈话还是打断了为好，就走过去。沈冷冷指着我对他介绍：“我们是同行的。”

他站起身，伸手给我：“我叫谢叶，北大中文系助教。”

我问他开什么课，他说还没有，现在只是整理资料，做些准备，另外也搞点研究。这样他就说起来。他说到朦胧诗，说到五个诗人人怎么不同，诗又怎么不同，然后问我都读过吗。他把那五个人排了个顺序。又说到艾略特，背诵了《荒原》的一些句子。又说到埃利蒂斯和《理所当然》，还有圣-琼·佩斯。最后他翻回去说到波德莱尔，顺便提了提几种译本的优劣。不管说到谁他都要问问读过没有，这大概是出于某种习惯吧。

他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沈冷冷听得很用心，我想这在她是很难得的了。如果她突然插上一句“那么普希金呢”之类的话，准让这位中文系助教齿冷不已。当然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听。